

裁军谈判会议

CD/PV.903
30 May 2002

CHINESE

第九〇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2年5月30日星期四上午10时15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于贝尔·德拉福尔泰勒先生（法国）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 903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首先，我愿在法国就任本会议主席之际作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我准备先论述一下本会议目前的情况，接着列举一些使本论坛陷于瘫痪的因素，最后简单说明一下法国打算在主席任内做些什么。

在谈实质问题之前，我要先感谢 2002 年届会开始以来的历任主席，埃及临时代办穆罕默德·陶菲克先生、埃塞俄比亚大使菲塞哈·伊梅尔·阿布伊先生和刚刚卸下主席一职的我的同事兼朋友马尔库·雷马先生。雷马先生在所有方面都做了出色的努力：只要是能够尝试的，他及他的前任都已经试过了。因此，这就是我对目前情况的看法。

裁军进程仍在继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美国和俄罗斯联邦最近签署了一项裁减战略核武库的新条约，迈出了重要的、积极的一步。

同时，本论坛的情况无法让人感到鼓舞，而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秘密。事实上，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双重的，这促使人们想要设法绕过本会议。这个双重的问題首先见于谈判方面。太明显的事物往往不为人所察觉，或者如圣艾修伯里所说的，对真正重要的，人们视而不见，人们不愿意仔细端详看来十分明显的事物。1999 年以来历任主席就工作计划提出的折衷案文全都徒劳无功。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谈判之路似乎令人遗憾地走不下去了，但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

第二个问题见于对话方面。前任主席的经验表明，所谓的对话或讨论之路虽然最后有可能将人们引入一轮或几轮谈判，但现在看来不能得到所有各方的接受。如果两条路都走不下去，人们就会想要绕过本会议。

越是口头上将本会议称为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 120 段中所说的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事实上就越会绕过本会议。一个又一个按理应在本论坛处理的问题，要么离本论坛而去，要么有可能离本论坛而去，好像有什么不可抗拒的离心力在起作用一样。难道我们注定会失败？我看未必。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显然，原因不在本论坛之内而在之外。我作为主席，并不准备分析当前的战略环境，我只想谈，多边裁军与国际安全领域的每日事态发展直接相关，这是任何其他方面的国际关系不能比的。

过去几年发生的深刻战略变化为未来全球均衡的条件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我们固然不应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的背后原因而看不到种种积极的发展，但情况

看来确实不利于就多边裁军进程的下几个阶段形成国际共识。然而，裁军谈判会议要重新开展有用的实质性工作，没有这样的共识是不行的。将我们目前的困难归咎于日内瓦各代表团欠缺诚意或创造力，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自 1999 年届会开始以来，曾试过种种办法来打破僵局；遗憾的是，一切都是徒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显然必须维护本会议作为多边裁军论坛的作用，只要我们克制自己不要在别处另起炉灶，本论坛的情况就毫无疑问地总有一天会好起来。

那么，法国在主席任上的目标如何呢？目标是很清楚的，想来也只能是有限的，但目标基本上还取决于我进行磋商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构想。我的第一个目标是继续进行磋商，并继续听取各代表团——所有代表团——的意见。不用说，我当然不想从零开始。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用智利大使最近的话说，我们继承了共同的财产，而这个共同财产就是各位前任主席的正式或非正式提案。

我也没有忘记雷马大使最近的几项建议。我已于本星期一开始进行磋商，今后将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继续与所有代表团密切磋商。把继承下来的这个必要基础弃置一旁，将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我的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不放弃任何也许有希望成功的路径。

从我的话可以看出，对于我在今后四个星期内要从事的工作，我既没有先决条件，也没有任何定见。我将倾听大家的看法和建议，倘若其中一些建议看来可望获得广泛赞同，我将会与各位商谈。我保证定期向大家通报磋商的进展情况，除了每星期四在全体会议上通报外，还会在别的场合这样做，使大家知道我的想法，从而对主席的意图有清楚的了解。

我也当然不会忘记关于程序性问题的三位特别协调员所进行的十分有益的工作，我同各位前任主席一样，将继续全力给予支持。

总之，我们必须时时以所面对的困难处境为念，并在此情况下共同努力。伟大的法国外交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外交部长保罗·康邦曾经说过，外交就是同逆境作无谓抗争的一种艺术，让我们证明他的这句话是胡言乱语吧！

现在我请登记今天发言的同事即古巴代表和巴西代表发言。

请古巴代表发言。

莫拉·戈多伊先生（古巴）：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

席，并祝你在工作中一切顺利，使本会议能够摆脱目前这种令人遗憾的僵持局面。我还要感谢芬兰大使在担任主席期间为改变这种局面所进行的工作。

主席先生，本会议是一个重要论坛，是唯一有权谈判裁军和军控领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的多边机构。本会议陷于瘫痪，在当前情况下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一个自以为可以主宰全世界的国家所实行的霸权主义单边政策正严重威胁到多边主义的实质作用。

要为这个说法提供例证，只需看一看这个全世界最大军事强国最近主导的一些事件就可以了：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准备部署新的导弹防御系统；宣布不批准《全面禁核试条约》；阻止《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国际谈判的进行，全然不顾该公约缔约国继续开展多边努力以求加强该公约的一致愿望；最后还史无前例地施加压力和进行要挟，迫使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总干事离职，摒弃一切立足于对话与合作的做法，使该组织在公约第一次审查会议即将召开的时刻陷入十分微妙的政治困境。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冷战时期的对立如今已不复存在，而裁军和国际安全领域却出现了这样严重的倒退，倒退的程度是在 1990 年代之前也从未见过的。

本来，那段时期已使美国处于有利地位，如果它顺应人们在 1990 年代之初的愿望而采取积极的行动，则它在全世界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尊崇的程度还会更高，当时人们已逐渐相信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彻底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朝严格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迅速取得进展。现在，这些美好的前景已经消退了，人们如今认为情况甚至更糟，面对的是威胁、战争和单边行动，还有人企图改变过去的一些有助于在裁军和军控领域建立国际法律秩序的做法。

美国很快地泡制出据称违反国际裁军协定的国家名单，利用国际反恐斗争的名义，毫无根据地指控想象的恐怖主义分子及主使者有研制或取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野心，并以此为借口威胁要进行和实际进行武装侵略，甚至还开列了美国可能进行核攻击的“目标”。

在这场“圣战”中，美国政府再次捏造事实，指控古巴在生物战的研究与发展方面至少从事有限的进攻性工作，并指控古巴向美国称为“无赖国家”的另一些国家提供双重用途技术。

我不准备浪费时间评论“无赖”一词，白宫显然是用这个词来贬低那些不肯顺

从其心意的国家。我将集中反驳有关生物武器的不实指控，逐多引用 5 月 10 日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针对美国主管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先生四天之前的谎言而发表的讲话中的某些段落。讲话全文载于我们要求分发给本会议的一份文件中。古巴元首说：

“古巴国民大会通过的《禁止恐怖主义行为法》第 10 条规定：‘任何人如果以任何形式或在任何地方……制造、便利制造、出售、运输、发送、引入本国或自己拥有化学剂或生物剂或任何其他物质，凡是对其进行研究、设计或组合之后所产生的产品符合所述定义的’，则可处以 10 到 30 年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如果有任何古巴科学家，不管他或她来自我国的哪一个生物技术研究单位，只要与任何国家合作研制了生物武器，或者说如果他或她自己主动地试图研制生物武器，那么将会立即被交送法院处理，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行为属于叛国行为。

“在一份公开的官方信函中，古巴向美国提出了三项重要协议草案。考虑到两国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这些协议对美国的好处要比对古巴的好处更大。一项协议涉及移民问题；另一项协议是关于开展合作禁止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贩运的；第三项协议是同恐怖主义做斗争的双边合作方案草案。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他们敦促我们停止与‘无赖’国家的所有可应用于生物武器的合作，并充分遵守我们按照《生物武器公约》承担的义务。是哪个国际组织来决定谁是‘无赖’国家谁不是‘无赖’国家？古巴违反了《生物武器公约》的哪一条？是不是在恶毒的封锁基础上，他们现在要设法阻止我们销售我们的药品，不让我们科学家的劳动结晶即那些有益于健康的珍贵产品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服务？或许美国除了古巴提出的那些协议以外还想与古巴签订一个双边协议，即禁止生产生物武器的双边合作协议？如果是这样，那就说出来吧。我们很愿意把这个建议与我们的建议列在一起。”

5月13日，即博尔顿先生作出不实指控的几天之后，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先生不得不对他副手的言论加以解释并澄清真相，也就是说，古巴并不拥有生物武器。

此外，最近访问我国的前总统卡特先生在造访古巴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时曾经透露，为了准备古巴之行，他曾与美国政府各机构——甚至与情报机构——举行了会议，而在这些会议上——用卡特先生的话说——“绝对没有听到这类指控或问题”。他接下去说，“我特别问他们是否有任何证据显示古巴曾向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提供过任何可用于恐怖主义目的的信息，而我们情报专家的答复是：没有。”

我不需要再多说了。美国政府再次在关系到古巴的事情上撒了谎，而这次却被当众拆穿。

我只想说明，古巴生物技术工业的产品和技术目前已可在40多个国家内得到。我们已经与13个国家缔结了或者正在谈判技术转让协定，它们是：印度、中国、巴西、埃及、马来西亚、伊朗、俄罗斯、南非、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联合王国、委内瑞拉和墨西哥。我们正在与10个国家进行新的贸易和生产谈判，它们是：马来西亚、荷兰、西班牙、巴西、委内瑞拉、越南、墨西哥、乌克兰、德国和美国(在最后一个国家的情况下，更准确地说，目前正在就使用古巴抗脑膜炎疫苗的问题进行谈判，而且已经为可能进行肺癌的上皮细胞生长因子(EGF)疫苗的临床试验一事采取了初步行动)。所有转让都按双边协定行事，其中规定有关技术须专门用于和平目的。

古巴在全世界都只说真话，而且直言不讳，但行事也完全负责，严格遵守道义和伦理原则。现在，恐怖主义备受全人类的关切，古巴已表明它坚决反对这一祸害并已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打击恐怖主义，包括批准了联合国的12项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条约和制定了本国的反恐怖主义法，其中规定了严厉的刑事处罚措施。

一个多年来一直支持和怂恿从自己的领土针对古巴而组织种种恐怖主义行动的国家，在道义上是无权指控古巴的：古巴政府在这方面掌握并公布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古巴是一个小国，一个和平与勤劳的国度，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军事威胁。我们曾在本论坛申明过，古巴没有任何核、生、化武器，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类武器，古巴境内也没有人拥有这类武器，无论是负责任的人还是不负责任的人。既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可能被用来从事恐怖主义行动，那么彻底消除这类武器就是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着手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条约，其中载明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这类武器。古巴积极支持这个目标，而美国则持反对态度。

还必须缔结一项议定书来加强《生物武器公约》，其中载明各项透明的、无歧视性的国际核查措施。古巴支持这样做，而美国却反对。美国已公开表示不肯让它的全世界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和制药工业及生物战防御方案接受国际核查。

在有关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上，古巴赞成一种范围较广的处理办法，反对那种以不扩散为最终目标的狭隘观点。对于这类武器的运载工具，古巴认为也应采用这种范围较广的处理办法。

古巴认为，应当以均衡的、无歧视性的态度来全面对待导弹问题，包括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在分析和解决导弹问题上，联合国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古巴历来一直支持联大就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决议。

裁军谈判会议也应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年复一年，国际社会都坚决支持实现这个目标，在联大就这个问题通过一项决议。去年，有 156 个国家投票赞成通过该决议，只有 4 个国家弃权，美国就是其中之一。

最后，我要提请注意，当前的国际局势令人极为不安，而且对裁军和军控领域的整个多边谈判体制有很不利的影响。某些霸权主义大国可能会完全不顾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意愿而为所欲为，撇开多边论坛而擅自作出重大决定，甚至在全世界散布谎言。对这个确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所有国家尤其是本会议各成员国都有制止这类行动的基本和集体责任。

主席：我感谢古巴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巴列·佩雷拉女士(巴西): 主席先生, 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巴西代表团保证在你履行这一重要职责之时给予充分合作。在当前情况下, 你的任务一定十分艰难, 我们祝你一切顺利。

我要求发言, 是为了澄清一下巴西代表团在 2002 年 5 月 23 日非正式磋商期间对前任主席、尊敬的芬兰常驻代表马尔库·雷马大使的提案所表示的立场。当时我说, 我国代表团支持雷马大使 2001 年 3 月的提案, 即本会议应考虑让 CD/1624 号文件中要求设立的四个特设委员会在非正式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可能性。雷马大使的倡议不偏不倚, 并没有在分配给不同的特设委员会处理的不同议题之间定出任何优先次序。提案中具体提到 CD/1624 号文件, 这也保证了提案的均衡性, 因为该文件载有一项声明, 其中强调裁军谈判会议基本上是一个谈判论坛, 具有充分的和积极意义的模糊性, 以保护这些委员会在本论坛中所体现的种种不同的利益。虽然本会议同意将该提案作为就工作计划进行磋商的基础, 但它后来却被用来阻挠本会议重新开展工作。

正是基于这一事实, 巴西代表团才在 5 月 23 日的非正式磋商中表示愿意支持非正式散发的雷马大使提案的订正本, 因为订正本保持了四个附属机构之间的平衡。但是, 正式会议一开始, 又散发了第三个版本, 其中对前两个版本作了很大修改, 我国代表团对这些修改之处要保留在必要时表明自己立场的权利。

主席: 我感谢巴西代表的发言和她对主席说的客气话。

现在, 名单上的人都发过言了。还有任何其他代表团要发言吗? 请美国代表发言。

麦金尼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 我祝贺你, 我国政府祝贺你担任主席, 我们期望在你担任主席的今后四周内与你和各位同事密切合作。

我并没有打算在今天上午发言, 但我觉得我有必要作出回应。让我感到遗憾的是, 我们尊敬的古巴同事认为他有必要发表一通颇具煽动性的言论和攻击美国。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 使用“撒谎”、“散布谎言”这样的字眼, 是很难进行什么对话的。

我想，大家都很急于要开展工作，处理我们所面对的各项问题。现在，二十一世纪刚刚开始，但我们的世界已与上一个世纪很不相同了。本会议的成员有责任要应付各种关系到国际社会安全的威胁。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所签署的各项协定打交道。从美国的立场看来，遵守这些协定是极其重要的。既然签署了协定，就应当充分遵守。普遍性的问题也很重要，但我们所希望的是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并取得成果，而这个成果能切实改善我们世界的生活和增进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认为古巴同事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恐怖主义的论点是很有道理的。我们非常重视并希望本会议处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恐怖主义的问题。这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不是 1979 年的议程，而是 2002 年的议程。所以，我们盼望就这些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讨论，而不是进行政治争论。

主席：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

现在请阿尔及利亚大使发言，然后是古巴大使，因为古巴大使再次要求发言。

德姆卜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也要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并对前任主席马尔库·雷马大使表示感谢，他显然尽一切力量营造了工作气氛，动员了裁谈会的所有成员。

事实上，我没有准备在今天上午发言。我本来是打算下星期发言的，但在听了你的开场白后，我认为其中有一些重要的观点可以引导我们共同探讨一下究竟应何去何从。

显然，主席先生，你担任主席的这段期间是很关键的，这是因为如果今后四个星期内仍然没有任何进展的话，2002 年在我们的编年史中就会是一事无成的一年，裁谈会又未能开展工作的一年。这是现在就值得我们深思的。

主席先生，你所代表的国家是一般称为五常任理事国的一员。因此，你的职责应当不只是收集意见，还应当包括打开局面，使我们至少能够着手拟订工作计划。这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责任，是它们所必须铭记在心的。总之，它们应当提出点什么，帮助我们走出僵局。

你本人已对目前的情况作了总结，评述了眼下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同时强调谈判和对话尽管尚未导致人们所期望的结果，但两者都已成为必由之路。用我们的智利同事胡安·恩里克·维加的话说，我们必须面对共同继承财产的问题。可以说，我们在这里所从事的，应当是共同审议，而不只是围坐在一起或彼此对立。我们需要有一种团队精神，一种愿意进行对话和谈判的积极态度。原因很简单，这也是需要一再指出的，裁军谈判会议是国际社会愿意建立的唯一多边谈判论坛。

那么，这对此刻的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认为，只要我们进行谈判和对话，国际社会就会有所收获。我还需要指出《核不扩散条约》现在已经实现或几乎实现普遍性了吗？我还需要指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已经成为现实了吗？或者指出我们就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达成的所有协定也已成为现实？以条约为依据的拉丁美洲无核区和非洲无核区现在都已成为现实？

我还要指出的是，一般而言，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个进程中一直奉行着积极的工作方针，因为它一直遵守着一项准则，而这个准则首先就是承认核裁军的普遍性。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这一点：过去的事例已经证明，我们本国的需要必须顺应国际社会的意愿并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今后的情况也仍将如此，除非出现了任何反证。

我们若要打破裁军谈判会议的僵局，就必须这样做。我们若要打破某种对问题避而不谈的规矩，也必须这样做。例如，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以色列核能力问题进行有组织的探讨或提出明确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缄默的规矩起了作用，而这个规矩是国际社会完全不能接受和无法容忍的。因此，只要我们遵行前面所说的原则，裁军谈判会议在工作中就会考虑到国际形势，而这样做并没有妨碍工作的进行。然而，今天的情况显然十分不同。例如，9.11 事件之后在对付恐怖主义之时，我们有必要奉行全球团结的原则，而我们也正在这样做。

我们正积极奉行团结的原则，但要指出的是，恐怖主义已经存在了许多年，而这种团结的精神却并不多见。我首先指的是我国的情况，我国 15 年来深受恐怖主义之害，但所作的呼吁并未受到注意。我还可举埃及为例：人人都记得在卢克苏尔发生的事件。我们也不应忘记位于北方的国家：例如，在德国有巴德尔—迈因霍夫帮，在法国有直接行动小组，在意大利有红色旅，而在日本，我确信尊敬的

日本代表一定知道这类团体的名称。因此，我们今天讨论恐怖主义，一定要考虑到所有这些恐怖分子。这是因为，如果非国家的实体已成为当前世界的一大危害，并如果它们能搞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则它们只能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不是从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搞到这种武器。我认为，在团结一致对付恐怖主义的时候，也需要铭记这一事实。

主席先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才希望提出一些忠告。如你本人所说的，依照外交规矩，在特定的时刻，应当以一种积极意义的模糊性开展工作，所以我希望，在你干练的领导下，我们也许能找到什么办法来帮助我们打破僵局。但在目前我们必须注意到《全面禁核试条约》尚未生效这一事实，并应探讨其原因。

我们还需要搞清楚，既然俄罗斯和美国已经同意削减它们的核武库，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们要实行全然不同的政策了？也就是说，奉行一种威慑理论，而不是销毁和彻底消除核武库。鉴于这些协议还会提交给裁军谈判会议，我们切不可忘记，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核裁军，全面核裁军。

我们还希望知道，为什么又有人在谈论核试验，为什么有人会提到新一代的核武器，包括微型核炸弹。这种声音不是来自无核武器国家，所以只能来自别处：我们再一次要求解释。总之，我们在等待就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声明，使我们能够在同样明确的原则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否则，这样一种情况就显然会损害《核不扩散条约》的可信性，而随着核立场的改变，纵向和横向扩散的危险就会重新出现了。作为无核国家，我们对此感到关切，并明确要求裁军谈判会议考虑到这一关切。

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核国家已作了庄严承诺。令人极感遗憾的是，两年之后，到了 2002 年，核国家显然拒绝采取措施消除其核武库。这是为什么？

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答复。我们也希望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肯缔结一项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这是最近在纽约宣布的立场之一，这个立场令我们无核国家或已放弃核武器的国家感到困惑。因此，我们要求有关国家作出明确的解释。我们希望知道它们的政策会如何演变，以便我们能够积极应变，拟订出工作计划。

主席先生，以上就是我在你就任主席之际提出来的一些供你参考的想法。尽管也许是不言自明，但我仍要再次表示，我们期望作为核俱乐部成员国的法国在主席任内作出贡献，真正使我们能够重新开展工作。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我知道古巴大使要求发言。请古巴大使发言。

莫拉·戈多伊先生(古巴)：谢谢你，主席先生。我很抱歉再次发言。由于我相信本会议名副其实地是讨论与裁军和军备控制有关的问题的适当多边论坛，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评论一下尊敬的美国代表刚才的发言。

根据我的笔记，他说，在使用“撒谎”、“散布谣言”等字眼发表煽动性言论的情况下，将难以开展合作。

主席先生，我们应当弄清楚谁才是始作俑者。事实是，2002年5月6日，也就是几天之前，古巴被指控正在实行一项生物武器方案。我们难道还没有权利说这是撒谎吗？我们的言论被说成具有煽动性。不，不是的：我们没有讲煽动性的话，我们只不过把真相讲了出来。如果以此为借口而不进行合作，不像古巴在生物武器问题上所表现的那样采取一种良好和合理的态度，则我们就实在无法相信确有就这个问题开展合作的真正意愿了。

我只想提请注意我所记下的他的发言中的另一点，也就是愿意在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对话和谈判。我相信，在“恐怖主义”一词的后面没有加上任何“顿号”。

因此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开始处理核裁军问题呢？我们应当先处理这个受到全世界关注的问题。

我们还注意到关于就这些问题进行合作的可能性的言论。我们也愿意——当然我们一向愿意——在裁军谈判会议及任何其他论坛乃至双边论坛继续进行合作和开展工作。

古巴在这方面能够转让的一项技术就是透明、始终说真话和表现出良好态度的技术。这项技术不收任何费用。

主席：我感谢古巴大使的发言。还有别的代表团现在要发言吗？没有。既然如此，今天的工作到此就结束了。但在休会之前我要提醒大家，关于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问题的特别协调员斯里兰卡大使卡里亚瓦萨姆先生将同上星期一样，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之后立即举行非正式磋商。所有人都可自由参加，磋商的主题与他所负责处理的问题相关。

本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2002 年 6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会后还将举行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由关于本会议议程审查问题的特别协调员大韩民国大使主持。

上午 11 时 10 分散会。

-- -- -- -- --